

虛擬
時光旅行

黃海峰 著

山頂文化

序

大膽挑戰虛擬世界底層邏輯 叩問人生之旅的目的和使命

科幻作家 韓松

《虛擬時光旅行》中的故事，如同黃海峰上一部小說《邯城之傾》，也是發生在邯城這樣一個本身也是虛構的未來城市。像不少科幻小說一樣，它也是關於人工智能、虛擬世界和信息社會的，卻開拓了一系列新的空間，帶來了諸多新的啟示。

小說中的主人公生活在二零七一年。那時科技已高度發達，能造出虛擬世界，類似於元宇宙，但又不同，可以說是異化版的元宇宙。這是由人類、機器人、計算機系統合作而生的異世界。在那個世界裡，時間可以變快，相當於現實時間百倍的流速，甚至能更快，理論上，壽可齊天，想在裡面

玩多久就多久，那不就是長生不老嗎？玩家僅僅是通過大腦的直接想像，便能生成相應的虛擬場景。因此這是很吸引人的。人去那裡，是要做在現實世界做不到的事情，逃避現實中平庸乏味的人生。可以說，這樣的世界便是實現夢想的烏托邦。

主人公在虛擬世界的旅行中為自己選定的時代和目標，是回到二零三二年的邯城。在小說中他總共進行了兩次旅行。第一次的目標是讓自己進入城中最高的最現代化的智能大樓，在那裡佔有一間辦公室，這是邯城很多下層人夢寐以求的。第二次追加了夢想，不僅要住進大樓，還要成為影響時代的風雲人物。那麼有了虛擬世界，是否就能做到呢？我以前看元宇宙的文章，覺得是可以的，因為在虛擬世界裡，你可以化身為超級英雄，上天入海，無所不能。哪怕現實生活中是乞丐，在那裡也能做國王，甚至做神靈。

但《虛擬時光旅行》的有意思之處，便是對這個問題作了更深入細緻的探討。我感到，它提出了一個命題：未經挑戰而輕易得到的幸福，能否叫作幸福？這部小說是一場思想實驗。在作者的「安排」下，主人公的兩次旅行，都會遇到挑戰，分別來自 AI 和智力超群的人類成員。他們陪伴主人公一道回到二零三二年的邯城，卻作為對立面，為其實現願

景設置障礙。這個小說就這樣展開了，衝突不斷，懸念叢生。

一方面，主人公似乎力量超群。比如第一次旅行中，他僅需動一下念頭，便想像出自己有十億元存款，而且虛擬世界真的能按照算法為他生成這些錢。但是 AI 卻設置了障礙讓他雖有錢卻取不出來。如果一定要取出來，則需要費盡精力去找到一個同伴，又規定必須兩人都不犯罪，才可以取出和花掉錢。主人公擁有二零七一年的人的智慧和知識，在二零三二年的世界找到一份工作不成問題，但是 AI 卻讓他在上班時因為經常堵車而遲到。他尋找偶遇的 NPC 的努力也流產了……這樣他最終以失敗者的身份回到了現實世界。

在第二次旅行中，主人公展現了更厲害的法力。他利用未來世界的數據知識，創立了一個全邯城最大的數據公司，靠數據指數分析賺得大錢，並設法讓個人信息商業化。他根據數據給城民劃分三六九等，製造良民指數，把良民指數與收入掛鉤，或至少與福利和行為掛鉤。他做到了影響商品價格，乃至影響市長的當選。他不是國王，而是一個「懂天氣的人」，不需要做甚麼，只需擁有信息，便無為而治。他知道所有市民的底細。那些早先有過隱瞞行為的人都會付出沉痛代價。但儘管如此，他還是失敗了。他設計了一個尋找最完美女性的活動，要找到他失落的 NPC，她的精神和身體都要

是純真的，甚至一見鍾情也可以用人工製造出來，然而最終發現，純真的人不會選擇他，因為一個用遊戲考驗人心的人是不值得去愛的。他的帝國也因此瞬間崩潰。他再次回到了現實。他這次失敗在哪裡呢？小說指出，是因為他要耍盡了機關——追加夢想，讓搭擋出局，不接受有缺陷的初戀女人，用遊戲考驗人。

小說似乎在暗示一條定律的存在：在虛擬世界，始終會有挑戰者這個角色，為進入虛擬世界的人們設置障礙，使其不能隨心所欲達成目標。這才讓虛擬世界充滿刺激，形成最精彩的「腦力對賭」。這也是這個小說很有意思的地方。最近聽到有學者說，人要沒有挑戰，獲得的幸福也就沒有太大價值。即便玩家可以設置一些挑戰，也是他自己設置的，是可控的，跟真實的挑戰不同。但在《虛擬時光旅行》裡，設計挑戰的任務交給了 AI 和高智商人類。這造成了巨大的懸念，使玩家不能掌控事件進程。挑戰者總能在規則之內製造麻煩。當 NPC 是獨立的而無法控制時，仍可以通過製造第三方事件，比如地鐵裡的一場洪水，來進行制約。這就揭示了一個更深的哲學命題：即便元宇宙，它也是不自由的。在追求終極幸福時，幸福反而不能真正得到。盡善盡美如果能唾手可得，那麼也就意味着它要在瞬間失去。儘管技術

和規則是允許的，但一個人仍然「無法決定自己頭腦中的東西」。小說進而提出一個觀點：「人生如果一到選擇時就擲骰子，沒準比一輩子勞動去選擇的結局還好。」

但這遠遠不是一個講述聰明反被聰明誤的道德故事，它不是那麼簡單。小說探討了未來信息社會的複雜性。作者作為有法學背景的人，設計了《信息法》。根據此法，個人信息不可侵犯是一條鐵律，但這裡面仍有漏洞，「個人很少記錄自己，只有系統在記錄，且使用個人信息者不是『人』，是系統本身。」信息權和物權是甚麼關係呢？信息權是一種物權。但又賦予個人信息雙重性：個人物權，又應歸公共權。只要巧妙設計一套方法，就能做到讓個人信息可以轉讓、抵押，進而出賣。為此制定了兩條原則：一是任何人不可以完全獲知一個人的所有法律意義上的信息，包括他自己；二是每個人的信息應分別儲存在三個基礎系統中，任何系統都不能掌握關於一個人的所有信息。這些都構成了虛擬世界運行的底層邏輯，因此這個故事是一個少有的建構在法律假想基礎上的科幻小說，它對元宇宙運行的司法理論和實踐進行了前瞻性的探討。

作品詳盡刻畫了未來可能出現的人工智能，提出世界缺了人也可以，只要有人工智能矩陣做助手，便能搞定一切。

只有 AI 是絕對誠實的，而人的誠實，永遠是相對的和有限的。如果科技足夠發達，一個人不懼孤獨，他加上機器矩陣，就可以統治一個星球。這一幕很可能會在未來成為現實，它將帶來社會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問題在於，即便如此，人類的願望就能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嗎？小說已經作出回答。小說隨之提出了一個問題：AI 是否應該具備「善心」？甚麼才是「善心」？

小說是以「旅行」為題的，寓意着我們的人生都是一場旅行。那麼怎麼看這個旅行的意義呢？小說似乎認為，哪怕在所去到的世界中無法達成既定目標，這仍然可以算作一次成功的旅行。因為它增加了認識。人生的價值可能就在於增加認識，而不一定是獲得成功和幸福。在這個意義上，虛擬世界對現實世界才產生了重要影響，它為現實世界帶來了更豐富的認識。小說中寫到的陪人玩的人類，在虛擬世界待了上百年，獲得的生活認識和經驗太多，以致自身已像老人，她便不再想去了，而僅想回到現實世界。那麼，這個人在回到現實世界後，也一定已經變了，她跟沒有去過元宇宙的自己再不同了。她是否將以老人的智慧和經驗，來改造現實世界？這裡留下了懸念。這部小說帶來了大膽廣闊的暢想空間，對虛擬世界道德、信息化對人的控制、腦力想像形成實

景進行了想像和探討，也揭示了虛擬世界蘊藏的無限可能性，而這裡面的許多問題至今還被人們忽視。

自序

維度，用不同的搜索器可以搜到不同的概念，可見這個詞本身就是個多維度的東西。多維度的事物難以用定義表達，但搜索器還是一如既往地盡了力。在所查找到的定義中，有一句模糊的話，「此概念成立的基礎是一切事物都有相對聯繫。」這句話可以作為本小說的基礎邏輯。網上的定義總是模糊又經不起推敲，卻恰好體現了這個世界之混沌本質。

我也為「維度」給出了一個非常個人的定義，認為一切可以基於一組參數並按照某種規律自我運行的空間，都可稱為維度，不管這個空間是虛擬的還是實物的。虛擬和實物本

身就是「名」¹，其邊界是否存在值得懷疑。維度空間的天然要素在於「自我」和「運行」，而非「目標」。它為存在而存在，不必去實現甚麼。你不要追究這個定義的準確性，要知道我可是個寫小說的，是追求自洽而非現實的人。

一切皆可「維」。宇宙是個最典型的「維」，是由不知道誰放入的一組光速、引力、普朗克等常數，基於一些公式運行的空間；量子微觀世界這個維度有它的參數和規律，只是我們尚未完全得知。在宇宙的大維度之下，量子的小維度之上，是我們生活的現實維度空間，我們既屬於宇宙、量子世界，也生活在人類創建的各種維度裡，我們是社會和經濟維度中的一員，又衍生出網絡、元宇宙等維度。有一種維度屬於大腦的創造，比如小說的維度空間，大觀園、三體宇宙之類。維度中的個體囿在自己的那些維度裡，大部分都無法突破那些鎖住他們的參數和規律。

按照我那個所謂定義，每個人都可以創造維度空間，只要你夠聰明。你買了一個魚缸，在魚缸這個空間裡，只需得知光與水等參數值，這個魚缸維度就可以永遠存在下去。我猜你會不屑於此，你想做一位皇帝，那麼在你的領地這個維度空

1 即《道德經》「名可名，非常名」中第一個「名」。

間裡，你得拎着武器來提高它的封閉值，更要記得降低人群的智力值，理想的智力參數是低於你這位皇帝。如果你的狂想是要改變宇宙這個我們所知的最大維度，理論上也是可以的，只要你能夠發現新常數，這個常數能與宇宙其他常數相互作用，這時宇宙就有可能變成你手中揉捏的一個皮球，否則就只是你大腦產出的一個泡沫，只存在於一個念頭的瞬間，說實話，這也是大多數大腦產出的維度的命運。

在此，我更關注的是，各維度之間是怎樣相聯的。我再次提出一個非常個人的看法，越能與外部空間建立起活躍並有效聯繫的維度越能長久存在。這解釋了宇宙維度和量子維度存在之長，因為聯繫它們的規律是精確的數學——這個堅不可摧的規律體系。也解釋了王朝的年頭總是那麼有限，因為在封閉的維度空間裡，一切都將止於混亂的熵增導致的熱寂。

你創造了一個維度，那你是它的主人嗎？不，維度沒有主人。創建人並不是主人，這是兩碼事，不能混同。我剛說了，維度因存在而存在，並無目標，除非你非要給它一個並利用之。實際上，一個維度空間建立後，創建人就應該去去除自己的存在感，這是維度創建人之道。

我也製造了一個維度空間，而且我選擇了消失。兩年

前，我出版了科幻小說《邯城之傾》，在書裡我創建了一座城，然後我就不管它了，我基本遵守了一位維度空間創建者的道德。對於小說所創造的維度空間來說，人們基於小說而添加的想像是它不斷擴大的領域，這就是為甚麼大觀園可以長存下去。而邯城，在各位科幻大師們創立的科幻維度世界中，不出眾、不刺激、不新奇，自然是門可羅雀，因無人關注而成為一座袖珍孤城。但我仍想為它辯解，說它還是有些特色的，僅此而已。

邯城與我所在的現實維度的聯繫，可能僅剩下我了，它完全靠我的想像在維持。作為作者的我當然希望它被人喜歡，但願望被塞進泥裡揉搓幾遍，拎出來的時候如果還活着，才配安上夢想的大名，否則就叫做夢。無論有多小，它仍屹立在我夢想的泡沫荒原上，自有生命，與我無關，興盛衰敗，往復不已，其興衰應暗合我日常生活的喜悲。而我的現實維度現在是甚麼樣子呢？2022年過了一大半，疫情、戰爭、動盪、刺殺……史詩級的荒誕以前所未有的高密度集中出現，想必那座城也不斷經歷着危機。我估計陳鯤、機器人小呆、安吉、皇帝、宦官們² 這段時間也過得都不舒坦，

² 均為《邯城之傾》中的角色。

各有各的麻煩。但我知道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等待，等待無形的巨手把這座傾斜的城市輕推放平。

與正在經歷危機的現實世界相比，科技製造一個又一個社會熱點，元宇宙、星鏈、量子霸權、韋伯星空照片，這些時髦詞彙在熱搜榜上你追我趕，是科技世界高歌猛進的投影。科技仿佛，不，正在創造屬於自己的新維度空間，與這個險惡的現實世界無關，不，也有關，要不各大國各大公司們怎會在它屁股後面競相追逐，生怕落了伍，被它無情的發展速度拋棄。人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當科技一旦形成發展的閉環，它還需要我們人類嗎？記住，創建者並不能擁有所創建的維度，就像母親不是孩子的主人。我再次提出警示，科技維度空間——這個新維度，按照維度邏輯，並不屬於我們。

與科技飛速發展不同的是，作為科技發展燃料的人類，我們體內的基因，也有自己的維度。基因，那些記錄時間腳印的微型編碼，仍以百年為單位，還在億分之一的突變幾率中，謹慎尋找革新的機會。你可能會抱怨它的進化為甚麼那麼慢，其實，基因的改變還不是最慢的，有一種東西的革新更慢——人性。因為，即使以千年為時間尺度來看，它根本就不發展！

在人性這個維度裡，它的那些參數已經不知道多長時間沒有變化了，那些殘忍的、恐怖的、冷漠的、無力的、天真的、自由的、善良的、悲憫的、忠誠的、愛的要素，仍然不變；它仍然易怒、善變、畏強、凌弱、執拗、膽小、狂妄、感性、勇敢、堅韌、犧牲。數千年前關於人性善還是惡的官司，到現在還在打。社會進入文明時代以來，我們改變的是認知，而不是人性。邯鄲裡那位宦官被宮掉了的人性深處的慾望，在歷史的長河中在各人身上浮現為官夢財夢高升夢高嫁夢……。而人們仍然難以把其中最高尚的一部分，從慾望中挑選出來，作為夢想，高放在祭台之上。

所以，在這部小說裡，我有一個奇想。我們以科技創造虛擬世界，並在其中改造人性，或叫靈魂。改造好了，就出來；不改造好，你就老得去。技術製造了現代人的新困惑，是不是也可以解決現代人的精神困惑？是不是可以改變那些人人性中千年都改不了的劣質？

潮起潮落。世界即是粒子，也是波。我們這些粒子們，一生的時長相對於社會前進的節奏，是短波對長波的關係，可能你一生恰好碰上了時代上行的波峰，也可能一生都呆在時代下行的波底。

但是，換一個角度，從不同的維度來看，我們可能在這

個維度空間的波峰，卻在另一個維度空間的波底。我們在社會和經濟維度的波峰，卻可能在精神維度的波底；我們奮力攀上小時代的波峰，卻被歷史的大時代巨浪拋棄到波底，這都是有可能的。

這不，城裡又發生了一個故事，我把它記錄下來，就是你手裡拿的這部小說。

2022年7月17日

目 錄

序 韓松	I
自序	VIII
引子	001
第一章 「土星上空」的高談闊論	004
第二章 抓住機會，哥們	013
第三章 白日夢境儀	016
第四章 命運的過山車	024
第五章 取你所需吧	031
第六章 古代詩集	034
第七章 「粉」的奇遇（一）	037
第八章 遊戲規則	049
第九章 雀斑姑娘	058
第十章 原來煩惱這麼多	072

第十一章	走投無路	081
第十二章	搭檔關羽	090
第十三章	業務就是業務	096
第十四章	AI 有善心嗎？！	100
第十五章	「粉」的奇遇（二）	110
第十六章	下棋讓子	122
第十七章	峰巔之路	126
第十八章	高處不勝寒	133
第十九章	小真	138
第二十章	星，歸入星河	155
第二十一章	愛情指數	161
第二十二章	上天眷顧獎	177
第二十三章	頒獎禮	191
第二十四章	尾聲	209
後記		214

引子

2071 年。

最可以窺得時代特點的好辦法，是得知那個時代人們的夢想。美麗卻風景單一的草原上，人們有過征服夢，騎馬奔去，湧動的熱血流經之處，各種各樣都可佔得；古代穿着長仙袍的老少學子們離鄉赴京趕考，官夢，在很長一個時期裡佔據主流；駕駛木帆船穿越兇險海洋的人們湧上新大陸，因為他們聽說先前離開的鄉民們在這裡淘到了金子。有些夢想跨越時代經久不衰，比如想高嫁的女人在每個時代都很多，那是女人們階層跨越夢實現的捷徑，可見所有的時代都有共通的地方。我有時候跟人扯到這些夢想的時候，他們說這不

是夢想，這只是慾望而已，但慾望與夢想有甚麼分別呢，我從來就不曾弄清。我習慣性去查網絡，甚麼是夢想，它給的定義模糊又不確切，只是說期望、目標云云，根本無法表達其遙遠、誘惑又逐人執着追求的魔幻特質。關上電腦的我，看着空黑屏幕，腦子裡冒出一個夢想的歪定義：凡夢想，都是所處環境天花板外的東西。

我以這個夢想定義去度量我們的時代——我所在的2070年代，最富時代特色的夢想是甚麼？我的結論是旅行。它分為兩類——去太空旅行，或是去過去旅行。在這個地球上，只有這兩件事是環境外的，剩餘的都完美分配好了，都根據條件可得。對這個時代的男人們來說，當官夢征服夢淘金夢富裕夢皆不可得，只有「旅行」稱得上夢想了。在這僅有的兩個時代夢想中，普通人只有資格申請後一種，因為去太空是篩選後的最優秀人們的專屬，也就是說有些人天生就自帶夢想門票，而另一些人根本求夢無門。去過去，只有這個稱得上夢想了！而且它幾乎沒有門檻，非常平民化，但問題是價格十分昂貴，完全超出我這位程式員和絕大多數的城民能力之外。

所以，我沒有夢想心安理得。不僅如此，依照我的天花板理論，我也沒覺得我周圍的人中，誰能有夢想。但還是有

不少人對我的天花板理論不以為然，其中有位同事趴在我耳邊告訴我，他的夢想就是坐進兩米外的公司銷售部部長辦公室。「唾手可得之物稱不上夢想。」我脫口而出。另一位則探過來說在元宇宙中統治一個擁有千萬子民的子宇宙絕對稱得上夢想。「不夠美好的事稱不上夢想。」我嗤之以鼻。「那你的夢想是甚麼？」他們反問我，我說：「我就沒有夢想。」

朋友們，沒有夢想不必有甚麼不好意思，與其有一個錯誤的夢想，不如不要。這正是時代的好處：沒有夢想，也可以過得很不賴。

第一章

「土星上空」的高談闊論

遙遠天空的一角亮起來，照亮了從地平面以六十度角豎起的巨大星環。星環如同宇宙巨型切割機的切片，插入湧動的雲海之中。數顆高懸的衛星展示着它們各異的面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衛星上的冰紋、隕石坑、裂隙網……。玻璃珠般的太陽正在向上穿過雲層，一時間在水平方向製造了數個太陽的幻日景象。這些太陽都不熾烈，像遠處沙灘上的燈盞，很難想像是星系的主宰。

我和我的夥伴、知己、酒友路遠，在雲海之上，盡情感受這極致的宇宙空闊感。

「聽說土星的日出是太陽系中最美的，今天終於體驗到

了！」我不禁讚歎。

但路遠對此景的看法卻與我完全不同，他說道：「可卻不是真的，算甚麼體驗呢？」

一塊懸浮板應景地送來了幾扎啤酒，啤酒的琥珀色在橘紅雲霧瀰漫的背景中越發顯得晶瑩剔透。我們正圍着一張圓型小吧台喝酒，周圍有十多張這樣的吧台。城裡的人們正觥籌交錯，享受週末的閒瑕時光。聰明的讀者您猜到了，我們周圍的壯闊景象只是全息虛擬景觀。

「我們和宇航員看到的一模一樣，卻不必體驗太空中的不適。真實的外星了無生機，物質貧乏，空間狹窄。而在這裡，真實中殘酷的部分被過濾掉了，我們輕鬆享受最美的部分，這不好嗎？我實在理解不了你的消極。」我說道。

「這享受，像投餵來的食物，而外星의 宇航員們，做的才是實實在在的開疆拓土的事業，那真實的冒險感甚麼也替代不了。」

「真實與虛幻這對矛盾是相對而言的。獲得真實的感受就很好了，真的還是假有那麼重要嗎？」

「你以為你獲得了真實的感受嗎？我們都沒有看到真實，所以根本無法對比甚麼是真實。」

這就是典型的樂觀者和悲觀者的對話，不過我們的分歧

絲毫不影響喝酒。渺小的、真實的我們在巨大的、虛假的星環下碰杯，開始每週五的例行小酌。

每週五晚，我和路遠都會來這家叫「白駒」的時空概念小酒吧。這家只有百多平米的酒吧，全息景觀是全市最棒的，每星期五就換一輪。今天的主題景觀是「土星日出」。之前我們在這裡還「經歷」過大唐王朝、中土世界，按照酒吧的預告，下週該是三體宇宙了，我們都很期待。我們是同一家數據公司的職員，一到週五就來這裡喝幾扎啤酒，在各種主題場景中海闊天空地聊天，找個有趣的話題燒燒我們這個時代平均智商160的腦瓜。

路遠看着腳下的巨型漩渦雲，說道：「剛才你提到真實與虛幻這對矛盾是相對而言。我得知有一種邊緣理論流派，叫矛盾創世論，世界是基於矛盾的設計，幾組矛盾在一起，如果在其間設計出天衣無縫的規則，可以創造自我演變的世界，即所謂真實。真實，是你所能感知到的那些矛盾所形成的系統。海遙，你同意嗎？」

「我認為這是完全有道理的。」我手指彈着桌面，翹着二郎腿應道，「只要給出幾組合適的矛盾，放進一個環境裡，那個世界會自己開始運行，根本不用誰去管。環境對於環境裡的事物，就是真實的。」不要問我們正確與否，這對於聊

天，不是甚麼重要的事。聊天的關鍵在於趣味，能接上招，趣味的目的就達到了。

「比如？」他來了興致，臉上有些挑戰的意思。挑戰對我來說是思維的燃油，我頓時覺得小聰明們從腦洞裡跑出來，充斥腦殼。聊天的樂趣來了。

我說道：「比如，一個平面二維小世界裡，有個幾乎封閉的圓型，只在邊緣上缺了一個小口。這個圓大小是可變的，它可以無限擴大，也可以縮小，當它縮減為點，它就死了。裡面只有兩種東西，火柴棍和火柴頭，這個圓是它們的小宇宙。它們的生成，是小概率偶然事件，兩者相碰時，就同時湮滅了，但這湮滅的能量會生成一小塊區域，擴大圓的面積。對於這些火柴頭和火柴棍來說，它們當然不想碰撞在一起消失掉，但別的火柴頭和火柴棍碰在一起，能夠產生面積，它們碰撞的幾率就會減少，這又是它們願意看到的。因缺口的存在，不時會漏掉一些火柴頭或是火柴棍，如果沒有新產生的區域，這個圓會越來越小，小到即使把火柴頭和火柴棍擠在一起，碰撞所產生的新區域也只能維持一時，阻止不了這個圓的死亡。所以，如果火柴頭和火柴棍有想法的話，它們要一邊避免自己碰撞，一邊給別人製造碰撞的機會。最終，它們決定保持最小的碰撞間距，形成一個圓圈旋

轉，這個旋轉圓圈離圓周的距離至少不讓任何火柴頭或是火柴棍漏出去，也讓偶爾新產生的火柴頭或是火柴棍有了加入圓圈的機會。新產生的加入時，必導致它或是其他碰撞，這樣新的面積就會不斷產生，這個圓就保持了下來。而那些不想加入圓圈的火柴頭和火柴棍，如果它們在碰撞之前就漏出去的話，就可以離開這個充滿危險的小環境了，而且，如果它們願意的話，沒準與誰在外界碰撞，在消失時燃燒形成一個新的圓。這樣，不僅這個圓圈自己可以存活下來，也創造了其他的圓。」

「太有意思了！這個小故事剛好解釋了矛盾創世論。」他鼓起掌來。

「如果我們是火柴頭或是火柴棍，那個圓圈，就是我們的現實。如果我們覺得這個圓圈不太好，就可以逃出去再造一個。至於哪個是我們的現實，有那麼重要嗎？」我謙謙說道。這謙謙語氣下，滿滿是小得意。

一串闖入大氣的小行星在天空的一角製造了一場流星雨，光亮的尾跡斜刺入雲海時，將雲海燒了起來。吧友們一陣歡呼。

「哪個是真實的現實，有那麼重要嗎？」他重複我的話，仰頭看着天空，歎了口氣，神色黯然道，「最近，我所感受到

的真實，來自我最難駕馭的矛盾——精神和肉體的衝突。」

自古惱人是感情，不過感情從沒有惱過我。他心情不好，作為好哥們兒的我有責任哄他開心：「我生活中的矛盾很多，但愛情方面……我所體會到的是束縛與反束縛的矛盾。我的解決辦法值得你參考。女人們，一確定關係就想管住我，那勁兒挺讓我矛盾的，所以，矛盾的結果，你知道的，那就是換一個對象，再產生矛盾就再換一個。在我失戀前，我就把戀情給解決了，提前消滅矛盾，這樣多好。你不看重一件事，就不會為之煩惱。像我，就不會為愛情煩惱。」

「你說，真的沒有不帶矛盾特質的事情嗎？」

「有呀？世上只有一件東西是超脫矛盾的，那就是時間，無對立面，無所不在，無可逆轉，矛盾搭載在它身上，碾壓一切向前。你看，時間和矛盾，就像公交車和我們的關係。當生活中的矛盾無法解決，最好的辦法就是換輛公交車，去另一個地方。現在已經可以時光旅行了，不高興了，就換個時代，換一組矛盾過生活，體會另一種真實，這樣多好。」

「去過去旅行太貴了，我們這樣的小程式員，唉，遙不可及。」

「唉，社會不公呀，甚麼時候公平過呢?!」我說道。人說憤世嫉俗的話，一般都是顯示自己的清高，不必當真。其

實我們的社會，一切都是經過指數計算過的，一切都公平合理。如果像我們這樣智商學歷體格都泯然眾人的程式員，都能得到社會特別的眷顧，那才叫不公平呢。

此時臨桌的幾位正在議論時事。就算是在極廣袤的「土星上空」，人們還得緊挨着坐，因為大樓的面積很貴。正在混小口的我聽得很真切，其中一人說時光旅行有了新政策。他是這麼說的：對貢獻卓越、數據畫像優異的一級優秀城民，市政府新增加了一項獎項——去過去旅行，他們將成為持照時光旅行者。

「看，說甚麼來甚麼，錢不再是障礙，你也可以爭取成為一級優秀城民，就可以免費去過去了。」我拿杯子碰了碰他的酒杯，自己先喝了一大口。

「優秀這個詞打小跟我就沒關係，怎麼可能輪到我。我是想不通，在最先進的時代裡，去過去旅行，反倒成了獎勵，你不覺得諷刺嗎？那去過去是為了甚麼呢？」他問我。

「體會真正的矛盾衝突！當環境的合理性被精準計算得毫無疏漏，要我們這些基因篩選改造後的聰明人幹嘛呢？毫無用武之地。我們只能把聰明當一件器物，一件完美的擺設。你知道小說中的屠龍刀嗎？精雕細琢又威力無比，但遺憾的是，龍沒有了，給我們的都是遊戲中的假龍，只能去過

去找一隻真的。去過去，我們才可與眾不同，無論是智力和體力，都可以傲視古人，活得出類拔萃鶴立雞群，信手摘取那個時代的各種夢想，而在現在，大家都是鶴，沒有一隻雞，讓鶴也覺得很無聊。」我抖着腿說完這一大堆。這些話脫口而出，沒有甚麼依據，我只是希望他聽到這話能高興起來，酒桌上的話不必當真。但我自己聽到這話的時候，基因深處熱辣的冒險因子也忍不住跳動。

「是啊，而我們都注定在寫字樓的格子中了此殘生。」路遠聽了我這些話，更加神色黯淡。

為了讓他的心情舒爽一些，我提議去外陽台上接着喝。我們又要了幾瓶酒，在手指間夾着，闊步離開「廣袤太空」，穿過小門走向外陽台，半伏在欄杆上。擁擠的摩天大樓正用霓虹燈盡情展示其與白天不同的各異魅力，再無白天的莊重和收斂，數道空軌從樓群的縫隙中穿過，長長的空軌燈不時掃過我的眼睛，醉藍的夜空中，星辰的光點在淡雲之後微微浮動。夜景是最好的佐酒料，我們在夜風中對飲，好不暢快。

「無數的火柴頭和火柴棍在這個城市裡碰撞燃燒。也許有一天，我可以脫離時間，甩開所有這裡的矛盾，創造屬於自己的小圓圈。」他感歎道。

「你想離開？做漏掉的火柴？」

「呃，去另一個矛盾的世界裡，在另一組矛盾的規則中生活，如果給你機會，你會去嗎？」

「我沒有機會的。」這句話是我的口頭禪，也是我混世的好藉口，對於過得不錯的日子來說，「機會」這個詞，只會引起對稱性破缺。但我還是不忘鼓勵別人：「祝你早日獲得時光之旅的獎勵，早日成為古人！」這話很助興，朋友高興，我就高興。

「向時間和矛盾致敬！」他說道，將酒瓶舉向空中，我們瓶頸對碰，酒花飛濺。今晚樂趣值暴滿，聊天的目的達到了。

這場哲學意味的對話，佐酒的作用很明顯，我們比往日多喝太多。午夜時他已喝斷片兒，我結了賬撐着他送回了家。

那天，回去的路上，我只是覺得這天過得有點新意思。當人們遇到改變人生軌跡的事，往往當時意識不到，就像我沒料到那是我們最後一次的見面，以及「去過去」這三個字終於突破了他大腦的感知層，植入了他的意識層，再也揮之不去。

早知這樣，那晚我真不該說些迎合他的飄飄話。

第二章

抓住機會，哥們

第二個週末，我照例去白駒。我獨自在屹立着透明金字塔的歌者文明星球上坐了幾個小時，幾次打電話過去，那邊傳來的都是空洞的嘟音。我起身要離開時，侍者叫住我，交給我一個信封，抽出來裡面是他留下的手寫字條：

我走了。

愛情的矛盾驅使我換個世界，讓我能重新開始一次。我已經把我在此生所犯下的錯誤都一二三地記下來，在過去絕不再犯，那樣我就可以以更大的成功概率，引領無悔的肆意人生。

不好意思，你墊付的酒錢還不了了，我還從銀行裡借了一筆購買時光護照的錢。為了表示補償，我把今年已完成的所有工作量都轉給你，這樣，你就有機會成為優秀城民，得到合法的時光護照了。

期待我的下一封信吧，那將是時光信，我從過去寄給你的。

抓住機會，哥們，我在過去等你喝酒！

即日

沒出息！我心裡罵道。以我所知，他從銀行貸到的限額，最多只夠在黑市上買本假護照，坐民科們研發的山寨時光機去過去。他從此是一位非法時光旅行者。對於那些非法的時光旅行者，政府也從來不派軍警去抓人，只是被系統註冊時光失聯，在後半生取消城民待遇。在當下的現實裡，這是對一位城民最大的懲罰了。

至於嘛，就為了個女人，難以理解。

他甚至沒有告訴我去了甚麼年代，他說的「等你」，我權當是道別中所能用到的最禮貌用語。現在，除了祝福他，我甚麼也做不了。

我獨自回家躺下，喚來家裡的智能飛行蜻蜓，這小蟲子

可以琢磨我的習慣，我讓它把字條順便找個地方釘上，它依我的大概率習慣把字條釘在床旁的窗戶上。我其實並不想貼在那裡，太醒目了，但今天懶得跟小蟲子吵架。我蒙頭就睡。

第三章

白日夢境儀

從那以後，我沒有去過白駒酒吧。他不在後的空缺，被新地點和新朋友們填補，但卻給不了和他在一起的意趣。我母親常常給我發來一些年輕女士的照片，告訴我她們都是基因庫和數據庫對比後的最佳配對人選，但我絕不接受科技包辦婚姻。在我的世界裡，哥們兒友誼永遠大於男女關係，身邊的女人可以來了又去，好哥們兒卻無新人可以填補。

對於路遠抓住機會的建議，我在很長的時間裡，沒有付諸行動，我沒覺得非要從當下這個世界消失，去過完全不一樣的生活，去承受不一樣的人生，去換一組甚麼鬼矛盾去體會。我不喜歡「機會」這個詞，它是個妖魔，誘惑人們放着

好日子不過，去冒那些大概率失敗的險，並美其名曰「勇敢」。

然而，當時間一天天過去，他轉給我的工作量像是隻小蟲子在咬着我，那可是他的心血呀，辦個護照也無妨吧，權當去過去旅遊，錢多多玩幾天，錢少少玩幾天。但造成我心靈破防的，並不是上述這些，而是在一天內發生的以下事件。

這是快到年底了。那天，我從鉑鼎大廈——我所在的辦公樓，全市最高的千米摩天大樓——的地下鐵衝上來，輾轉好幾台電梯，風風火火往頂樓的公司去。我不是風風火火的人，公司也沒有甚麼事輪到我風風火火。我衝上去是因為頭天收到公司大老闆的女秘書柔聲來電，她讓我第二天上午九點來一趟。我接到電話時，沒有想到自己當時竟然有些激動。

我是八點五十五分進的大老闆在鉑鼎最頂樓的辦公室。我步步踩上柔軟的地毯，發現自己是第一個來的。一個人在辦公室中央正襟危站，在寂靜中忍不住環顧四周。這辦公室三面環窗，環窗中央是大寫字檯。窗外，摩天大樓的各異頂端高聳出雲海，遠近有幾塊玻璃反射出鑽石般的光芒。室內，正中央的窗戶前立着一台動態光雕，這光雕高達五米有餘，是旋轉的銀河系的樣子，我將手伸入光雕的星塵之中，發現手竟然變了形。我猜這光雕便是傳說中運用微型黑洞

技術的產品，將周圍的光源發射出的光進行扭曲，形成了類似於銀河的漩渦場景，這光雕全世界只有幾台而已。我一時間沉迷於此景，也不知道有多長時間，直到幾位員工魚貫進門的聲音打破了寂靜。他們都站在我後面，把我一人扔在最前面，我才看到地毯上是有條線的，他們站在線後。這不是最尷尬的。等到大老闆出現，他坐下後環顧了一圈，低聲跟剛進來的女秘書說了些甚麼。女秘書一臉抱歉地退下來，跑到我這裡，皺着眉頭咕嚕着跟我說話。我聽不清，她於是讓我出去說。出去後，她用按壓着怒火的聲音，用一堆禮貌詞語堆砌出來的話告訴我一個事實：她昨天通知的是讓我去找她，不是找老闆，剛才她上廁所了，沒看見我進來！

這事件我不想再提起，只是生活中的一個小插曲。我有自知之明，進老闆的辦公室，對我這樣的僅以打卡一項在績效欄裡得到高分的員工，永遠只是誤會。

下班後，我早早回到臥室，把自己扔在床上，很想睡覺又睡不着。窗玻璃上路遠的小紙條在空調的風下抖動。我想起我以前曾熱愛寫作，卻掙不到錢，在網上寫作投稿，結果那網站因為效益不好，發了我一台助眠儀作報酬。當時沒開封，直接扔床頭櫃裡了。我拉開床頭櫃的抽屜，那盒子呆在裡面。盒子上醒目地寫着：

白日夢境儀

在舒適的夢境裡 釋放內心

為大腦提供如白日夢般美妙、可控的夢境睡眠

打開盒子，一個銀色扁橢圓上套着一個軟環，另有一對耳機。我把耳機塞進耳孔，手穿進軟環，這個扁橢圓正好握在手裡。取出介紹紙，打開，一個全息穿仙袍的卡通小古人影像出現在我前方一尺的空中。把耳機摘下，小人就消失了，又戴上，他又出現。我知道了，我看到的只是機器給我的大腦製造的幻覺，這個小古人只有戴上耳機才能看見。但這儀器是怎樣引導夢境，我倒是很好奇。

小古人說道：「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莊生夢蝶的故事告訴我們，夢境，可以真實到讓人分不清夢想與現實。但是，真實的夢境不可控，更很可能在你馬上要得知答案或是馬上要看到奇景的時候因蘇醒而中斷，我們都曾有這樣的遺憾，但如果你使用這個叫白日夢境的睡眠儀，就可以在舒適的夢境中漫遊，不會遇到恐怖的場景、不會發生違反你內心願望的事。你的夢境是舒適可控的，這是白日夢境儀最大的好處。」

小卡通古人說完這些話，手指一劃，他上方出現這麼一

行閃爍的紅字：

此產品誠徵試用者，感謝您的試用。如您體驗，請務必記住此副作用警示：你有遭遇內心潛意識的風險，時間設置不可超過半小時。

我看了看說明書，它的運行方式是通過量子技術引導腦部意識流，借用合適的元宇宙場景，形成新夢境。這小東西也算是腦科技精神產品了，要知道，在這個時代裡，高級的腦科技精神產品是一種奢侈品，我也算沒白寫作。設了半小時的時間，然後仰臥，先盯着天花板上幾團發霉的水漬，然後閉着眼睛盯着光透過眼皮產生的似乎在動的幻影，等待可控夢境的睡眠發生。只有那麼一會兒，眼皮上的幻影被一束光驅散。

一匹白馬翩然而至，我輕而易舉就跳到它背上。前方的白色中間出現一條豎線，豎線向兩邊擴大成方框。裡面是甚麼？哈，當然是過去的時光。果然這儀器知道我在想甚麼——去過去。那白馬此時開始飛入框中，框中還有不同的門，門裡是不同的歷史時段。白馬載着我在門之間穿梭來回，我在各個年代間穿梭，歷盡千年不過是在彈指間，好不